



# 秋收秋种 丰收景好

## 种麦

◎李斐

俗话说：“白露高山麦，秋分川塬地。”秋分过后，家乡山塬便进入了种麦的时节，也因气候变暖的原因，家乡种麦推迟到了国庆节前后，于是家乡人有了一句调侃的话：“别人的国庆节，我的劳动节。”

十月份的天气依然晴好，地里墒情也好，正是播种小麦的好时机。回家帮父母种麦的我，到了家才知乡亲们大部分已种完了麦。剩下还未种的人家已不多，刚好避开了人争机的忙碌时节。于是，我拉上种子化肥，叫上二伯家的本家哥，让他带着他种麦的旋播机，带我去地里种麦。现代化机械的确快捷方便，不到一个中午，我家的小麦就种下了。

眼前的土地充满希望，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种麦的场景。

那时种麦，是从小麦割完就开始筹备的。小麦割完，父母便会根据自家和乡邻的产量，选种和留种，用自家的麦子换乡邻亩产高的麦子做种子。留

做种子的小麦，母亲总要拣出里面混杂的草籽和燕麦、节节麦等籽粒，再用筛子筛去瘦弱和破碎粒。记得父亲曾从亲友处换来“7859”，它亩产可达八百多斤，那一年，我家种的二亩“7859”除过自己留的种子，其余都被乡邻换去做种子用了。还有一年，刚参加工作的我从市种子公司买了50斤“小偃22”种了2亩，也是高产，又被乡邻换了个精光。现在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，小麦种子据亩产需求更加精细化了。

种子选好留好，下一步就是犁地。那时犁地多是牛马驴骡等牲口犁，拖拉机还很少。犁完地，打胡基成了我们小孩暑假的主事了。因为离种麦还早，父母就利用这段农闲出门打短工以增加收入，改善并不丰裕的日子。打胡基就是把犁起的较大

的土疙瘩，用镢头敲成一至两立方厘米的小土块，便于小麦播种。整个五十多天的暑假，除过做作业和下雨天，我几乎都是在打胡基中度过的。

九月初，父亲从留的麦种子里抓出一把，数一百粒或五十粒麦种，种在一个废旧不用的破盆或烂碗里。等到麦苗出齐，仔细数出来的麦苗数，算出出苗率，以确定今年的下子量。

到了秋分前后，就是家乡种麦时节了。天蒙蒙亮，父亲套上牛，将化肥麦种装上架子车，然后叫醒我们小孩下地种麦。种麦，先是撒化肥，每亩地两袋氮肥、一袋磷肥，一手提一褡篋化肥至胸前，另一只手从笼内抓一把化肥，脚下迈着一致的步子，及时把化肥均匀撒在地里。走在松软的土地里，提着几十斤重的化

肥，一个来回下来，把人累得够呛。但想到来年的丰收和错过播种期的遗憾，这些劳累就被抛得一干二净，我们只一门心思想着尽快把麦种到地里。

撒完化肥，开始撒种。撒种是一门技术活，我们小孩干不了，那是父亲的拿手活。种子，在父亲那均匀的步伐行进中，被父亲一把把天女散花般撒落田野。种麦的地已被大犁犁过，十分松软，此时就得用小犁犁，没有牲口的人家只能人拉犁。这种犁是人倒退着拉，叫作倒拉犁，因为这种犁不用牲口，人拉着就把地犁了，乡亲们也称这是“幸福犁”。一犁紧挨一犁犁，犁完，麦种和化肥也就随着犁起的泥土埋好了。犁完地紧跟着就是“耱地”，牲口卸掉犁，换上耱把，人双腿分开站在耱把上，吆着牲口来回拉着耱把把

犁完的地耱平整，最后再根据各家的界石，犁开犁沟，种麦就算结束了。

那时种麦，不管是用牲口种还是拉着“幸福犁”种，效率都很低下，一天种不了几亩地。多数农户要种三五天，哪像现在机械化播种，旋胡基、施化肥、播麦种都是一体化，只要把化肥和麦种送到地头，剩下的事都是旋播机来完成，七八亩地也要不了一晌就种完了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母亲叫我回家吃午饭。想想清晨从市区回到老家种麦，前后仅用了不到一晌时间，再想想以前那牲口犁地、打胡基、撒化肥、撒麦种，还有那“幸福犁”，真是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。

现在的种麦，不仅仅是种麦，更是种一种记忆和情怀。

## 柿子情深

◎刘剑峰

深秋时节，红红的苹果、金黄的酥梨、青绿的核桃、成串的红枣，各种成熟的果子挂满乡间的田间畦畔，庄户人又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。每当此时，最能使我产生美好遐思的果子莫过于那枝头一个个柿子了。

小时候，老家门前地埂边有父亲栽植的三棵柿子树。初夏时，满树淡黄色的柿花，淡香袅袅。花蒂长出玉米粒大小的柿子后，柿花便完成了坐果任务，纷纷落落，洋洋洒洒满地都是，煞是好看。这时，我和伙伴们互相招呼着奔到树下捡柿花，捡了柿花捧回家，用针线穿起来做成花环，挂在脖间装点儿时生活。在柿花香甜的气息中，我们嬉闹着，满街都是欢笑声。

果实一天天长大。我站在树下仰视那些小小的柿子，总希望它们长得更大一些，更甜一些。一次，实在等不及了，我便脱掉鞋袜爬上树，摘了一颗，谁知一口咬下去，难耐的苦涩霎时充盈了整个口腔，口中还生出很多条索状的东西，让人生畏，再也不敢心急了。

霜降过后，深绿色的柿叶变成了褐色，碧绿色的柿子也变得金黄，收获的季节来临了。父亲准备好长竿和绳索，担起担筐，带上我和姐姐来到柿树下，先把用长竿够得着的柿子摘下来，然后爬到树上，再用长竿钩下远处的柿子。不一会儿，树下便铺好了一层带着柿子的小树枝。我和姐姐把大一点的树枝摘去柿叶，留下成串的柿子带枝码放整齐，把单个的柿子轻轻装到担筐里。有一次，我不解地问父亲，卸柿子为啥要连树枝和叶子一块钩下来，既麻烦又伤树。而父亲却说卸柿子就得这么干，小树枝越折，来年的柿子就会越繁。后来我才懂了，柿子总是结在当年生的新枝上，卸柿子时钩掉一些小树枝，柿树来年会生出更多新枝，柿子也就结得更多。

三棵卸回来的柿子，摆满了家里的角角落落，厦房的木椽则是储藏柿子的最佳之处。对于不小心摔破的柿子，母亲会把它们与麦面攪在一起，烙成柿子饼。这种其貌不扬的金黄烙饼真是好吃，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垂涎。家乡的柿子因品种所致是做不了柿饼的，只有暖着吃或放软后糖化了吃两种吃法。放软糖化，柿子只需在自然条件下便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金黄的硬柿子会变成软软的“火红佳人”，很是惹人喜欢，乡亲们称其为“软蛋娃”。把“软蛋娃”撕了皮吃和用“软蛋娃”泡馍吃都是很有特色的一道美味。如果把柿子用温水暖着吃，却是一项细致活，它看似简单但要成功却不易，不是暖坏了就是黯淡无光，柿尖变软，或者柿蒂发黑、不香不甜。母亲是暖柿子的高手，她暖出来的柿子果肉硬朗如初，果皮金黄鲜亮，柿蒂鲜绿清新，味道甜甜酥脆，别有一番余香。

我问母亲：为何您暖出的柿子光泽如初，味道也由苦涩变成了香甜？母亲说：暖柿子水凉则无功，过热则闷煮，水温要始终保持不变，切不可操之过急。小柿子要经过整整一夜，大柿子则要半个白天加一夜的工夫方可暖熟变甜。你一夜睡得熟熟的，知道我给灶膛喂了几次火？我这才明白好看又好吃的暖柿子竟这样来之不易。

实行责任制后，庄户人家有了可供自家作务的土地，各种果树就栽种得更多了。母亲在门前和责任田的埂边栽了七八棵柿树，几年过去，家里就有了好多柿子吃，母亲暖的、烙成饼的、放软糖化的。妻儿也似我，对母亲的暖柿子情有独钟。

一颗柿子，看似无奇，但就是普普通通的它，承载着来自土地的深情，带给乡村秋日里最香甜的收获。

## 拾红芋

◎侯世平

今年以来，除去陪伴父母、看望婆婆，我心里总想着让一成不变的日子改变一下，参加一些体力劳动，比如摘苹果、摘辣椒、掰玉米、刨红芋、拔萝卜……不但收获成就感，更重要的是要接地气地锻炼身心。

那天，我从凤翔骑行回桂花村途中的最后两公里处，在路过位于横阳路冯家村的小娘家时，路边停放的车辆，还有那田地里隆隆作响的机器声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原来这里正在采挖红芋。我当机立断，停好自行车，过了马路，去

地里目睹并参与这场偶遇的农事。

刚进地，一辆红芋采挖机便朝地头开来，为了不影司机师傅掉头作业，也避免主家将我驱除出“地”，我快速转身并转移了两处地方。当采挖机离去后，我又一次走进地里，开启了我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——拾红芋。令我奇怪的是，眼前向东驶去的“大家伙”并没有放下它那明晃晃的“大手”。问其原因是先轧出车辙，返了我的注意，原来这里正在采挖红芋。看来干什么都要有技术。

一个个刚被翻出的、

躺在犁沟地的、带着泥土气息的、红艳艳的红芋让我欣喜万分，我蹲下身，轻轻地伸出双手去抚摸，像对待初生的婴儿一样。手指与它接触的那一瞬，我感到了它稍带粗糙感的“皮肤”。我提起一串红芋端详，个个都有小孩子胳膊粗细，修长匀称。一个带着须根的红芋令我爱不释手，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拍下它刚“出生”时的模样。

来这里干活的有四五十人，提红芋藤蔓的、机器采挖的、捡拾的、装袋的、装车的……流水线作

业，一切都条理清楚、井然有序。眼前有几位老乡弯腰向前快速捡拾，我的速度明显跟不上他们，索性跪在原地将周围零散的红芋堆在一起，没一会儿，身后出现了一堆堆高高的红芋堆。一个年轻小伙子举着手机，以这些红芋堆为背景做着直播，我看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拾红芋的过程，就是给红芋挪窝的过程，离开养育、滋润它们的那片热土后，经过去土、装袋、分拣、运输、销售、清洗等工序，走向家家户户的餐桌，成为人们常食的一道道美

味佳肴，实现它更大的价值。它富含的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等营养物质，具有多种功效。

听其他拾红芋的人说，这片地约有30亩，已被外地客商看中，这些天就要全部采收运走了。虽然今年收购红芋的价钱不高，每斤也就一瓶矿泉水的钱，但农民还是保持着他们种地的本分。几十年来，这里一直都在种红芋，并想方设法把小红芋做成大产业，带动周边方圆几公里的父老乡亲过上富裕日子。

现在正是秋收农忙时，这次回桂花村我要多住几天，除了陪父母，还要去地里帮乡亲们拾红芋，与他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## 又闻稻香

◎侯栗梅

前些年，一入秋我就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好让岐山安乐的秋色更耀眼些。那里扑面而来的满眼金黄最是与众不同，这份新鲜之感来自稻田里棵棵低头的稻穗。来到那里的人们仿佛走进了水乡，听取着稻穗谦逊地述说它的成熟之路并不平坦，全赖农人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。成片金灿灿稻田，打破了常人对西北的偏见，旧观念中的“少水”“贫瘠”等字眼，被大片大片明亮的颜色取代。这的确是不容易的，然而它却真实地出现在眼前，“厉害”“了不起”等赞美之词在一场场“头脑风暴”中脱颖而出。

我迫不及待地在这片秀色可餐的美景拍了照片发给了朋友，也同样寄去了它的“秀色”，那是一大袋新米，正是来自照片中某一处。它们被收割后，经过简单的脱粒，去除了糠皮，保留了胚芽，新生为一粒粒糙米。如我初见此片稻田时那么欣喜，朋友在收到这一袋来自西北的当季新米时，心底也发出了惊叹。她说打开包装的那一刻就闻到了香味，“那也绝不是平常的香味，是一股带着新米潮湿，又有浓酽米油的味道，是一

股带着稻禾清新，又有泥土的厚重气息”。我笑着说她不接地气，心底却暗自高兴着。我的这位朋友可是崇尚健康自然、钟情绿色有机的美食达人，对这袋米如此准确的描述分明是一种夸赞，让司空见惯的米粒立刻变得超凡脱俗起来。

经历千里之行的米粒，变成了米饭、饭团、锅巴等各式各样的美食，营养着远方的朋友。今年初夏，她向我相约今年的口粮，心心念念地要我一定满足。我告诉她，太白县二

郎坝正要举办插秧节，不妨来体验劳动之趣。为了得到一份秋天的收获，她竟然真的来了。那些天，除了插秧竞赛，我陪着她去美食达人，对这袋米如此准确的描述分明是一种夸赞，让司空见惯的米粒立刻变得超凡脱俗起来。

每一棵秧苗看起来那

么娇弱，却又那么坚韧，它悄无声息地告诉人们自然并不等于原始，这里纯净的环境更能滋养心灵。回归平常的日子过得飞快，被寄予了无限期盼的秧苗一天天长高变壮，抽穗开花，结出谷粒并日渐饱满。当青油油的稻田开始染上金色，它们就离成熟不远了。我开始了倒计时，隔三岔五就询问太白的朋友哪天开镰。我想，今年的稻米一定格外香，因为它生长在山奇水秀之地，生长在我们的期待中。